

格桑花 赵毅 摄

窗前即景 ——调寄《浣溪沙》

◎晓阳(河南郑州)

(一)

碧水幽幽静不哗，葱茏望处接烟霞。长堤石凳落闲花。诗意几曾名利处，乡愁未必竹篱笆。一方净土即吾家。

(二)

缓缓车流红绿灯，飘飘落叶寂无声。无端风雨送阴晴。百态行人来复去，一帘岁月减还增。眼前莫误好心情。

生日感怀

我出生在一个秋日的早晨，父亲说，我来到世间时，晴空万里，朝霞满天，于是，我便有了个诗意响亮的名字。

打从记事起，感觉自己始终被亲情的暖阳包围着，父亲和两个叔叔都在外工作，母亲妯娌三人在家务农，照顾我们堂兄弟姐妹，父辈们在奔波忙碌中给了我们快乐的时光。父亲从事教育，他带回家的画册堆满书桌；二叔是驾驶员，他买回来的玩具花样翻新；三叔则用满肚子讲不完的故事，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欢声笑语。那时候，在我们居住的乡村，红薯是主食，白面不常见，肉食更是过年时难得一见的大餐，然而，每逢过生日时，母亲和婶婶竟会烙油馍、煮鸡蛋、做炸酱面，总是让我们心花怒放、兴高采烈。童年真好！

到了二十岁，初尝一些人世间的酸甜苦辣。高考落榜后，在父亲的鼓励和帮助下，我从失望和痛苦中走出，参加成人高考，拿到大学文凭，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站在讲台上的寒暑春秋，我用坚定的信念和浓浓的深情在从教的路上栉风沐雨。泪水、笑颜中都是学生的影子。工作虽然辛苦，却也尝到了收获的甜蜜。

也曾怀揣一颗高傲的心对追逐的目光不屑一顾，也曾为心中的白马王子魂不守舍，在思念的窗口执着地等候黎明的熹微。那时候，每逢生日，我会拥有父母的惦记、好友的祝福、学生的贺卡，偶尔也会收到多情少年热辣辣的情书。在那青春靓丽的岁月里，翻看每一张日历，满满的都是酸酸甜甜的记忆。

而立之年，满面的清纯已沦陷于世俗的烟火，家庭和事业两条鞭子抽打着我疲于奔命。嫁给老公时，婆母年已古稀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从做新娘的那天起，我就挑起了一个家庭主妇的重任，成家让我和尘世的沧桑不期而遇。在学校，我肩负着班主任的重任，回到家里，要和丈夫携手照顾老人，那无数个实

实在的白天和黑夜，让我苦不堪言。和同学好友交流，发现她们打扮呀、美容呀、旅游呀，都说日子过得太快了，她们都在浓缩青春，想方设法让好时光更加丰厚有味、更加缤纷多彩。可我仿若在稀释青春，我的年华苍白又漫长。那些年，我常常梳着头发下楼，嚼着馒头赶路，一边对工作尽职尽责、兢兢业业，一边考虑一家的春暖秋凉、一日三餐，满脑子都是教案和课本，家庭和孩子，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生日。

跨入四十岁的门槛，心情多少有些如释重负，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。在生活的磨砺中，我学会了消化委屈，让曾经柔软的心百炼成钢，收拾起破碎的残梦，和现实携手千山万水。多年来，为增进夫妻感情而忍让宽容，为购置改建住房而劳心费力，为培养孩子成才而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终于，结婚时的三间破旧瓦房变成了设施齐全的三层小楼；终于，儿子从襁褓里的婴儿成为大学中的学子，与此同时，我也用知识和年华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从代课教师做起，一步步成为教育机关干部。这整个过程中的苦涩和甜蜜足以让我回味无穷。

如今，我已走过了知天命的年龄，又一个秋天到来，生日如期而至。回顾过去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，回首生活慷慨赋予我的一切，我不再为年岁的增长而伤心难过。纵然时光正在老去，还可以坐在落花如雨的季节里，细数点滴的美丽。从青涩到成熟，这是生命的规律，谁能拒绝？何况有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这大自然的昭示，何况有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这历史的点化。当清风抚爱、雨雪加身时，流淌的四季会给眼角添上皱纹，但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多姿多彩的生命内容。已经秋天，绿叶变黄，但谁能说那飘落的秋叶不是一片风景呢？秋天不只意味着凋零，也昭示着成熟，看那金黄的田野、满山的红叶，不都是动人的美景吗？

深山深处的深秋

秋轻轻巧巧的就来了，并没有经过仔细的酝酿，也没有事先和某人打个招呼，她忽然就展露着红鲜鲜儿的笑脸，立在你面前。

一大捧黄灿灿的野菊，用她狂野的色泽先夺去你所有的魂魄。所有的心神于此时都不够用了，眼睛里是花，鼻子里是香，耳朵里是风掠过菊丛，碰撞在山崖上又折回来的轻呼声。

就立在这崖风来的地方，左一个点缀着红柿子的绿黄相间的山坳，右一个不论你身在何处所见都不同的山峰。你不想迈步，不想用你任何的器官，一切对于这个深山深处的深秋来说，都是累赘。

路是单行道，但是一路上并没有对头车，只有我们的汽车声打破了这个由风声主宰的世界。终于把自己从疲惫的凡尘放逐到这个与世无争的境地，整个身体轻灵得像踩在云朵上。也的确是踩在云朵上。一脚踩在枯黄绿三色相间的绒草上，会感觉一切都那么虚幻，真的已经脱离了那无边的苦海？丝毫不觉就雀跃着跳下车，惹得同行的朋友大笑：“你还是那么天真！”

“天真不好吗？”我问他。
“好，好得很呢！我们已把天真丢给了生活。我们现在就如同这深山里的秋天，尽是落寞和腐败了。”

“不，你错了，你看远处，到处都是闹嚷嚷的生机呢。一群喜鹊正在柿子树上寻找熟透的柿子，野鸡野兔们正在囤积过冬的食物，很热闹的。”

坐在软软的草上，手抚着草尖，闭上眼睛，用心听：

耳边除了清爽的风声，还有飞舞的鸟群扇翅的呼噜声，有野

鸡踏山觅食的咕咕声，甚至还有野兔轻柔的脚爪落在枯草上的沙沙声。再用些心，能听见喜鹊啄落了一颗柿子，嘤，正好落在蚂蚁窝附近，蚂蚁们飞一般跳到烂柿子流出来的汁液上，疯狂地吮吸舔舐。这生动的声音，是那些嘈杂的灯红酒绿所没有的，也不可能有的。有这些的地方，只能是这个深山深处的深秋。

整个山坳都被悬挂的柿子随风飘散的甜浓香气所覆盖。实在忍受不了这甜香的诱惑，朋友三两下就爬上了矮壮的柿树。先是摘下来一个生涩的、沉甸甸的，有点坠手，还往上抛了抛，耍了几下子，自己乐得哈哈大笑。小孩子可受不了美食诱惑，嚷嚷着：“叔叔快给我！”我们也嚷着：“吃柿子捡软的捏嘛！”

他终于挑了几个熟透的递了下来，揭开柿柄，把柿子顶端的外皮撕开一个小口，撮起嘴唇，咻溜一声，原本饱满稀软的柿子一下子就瘪成了一张皮摊在手里，唇角上沾染着鲜红汁液，伸出舌头轻轻扫荡一圈，就全都进了肚里。

接连吃了四五个，几个馋猫还要吃，带我们来的朋友急忙止住，说吃多了闹肚子。但是一旦摘到被鸟啄食过的柿子，他反倒劝我们吃了，说这种柿子叫老鸱呀，鸟是最聪明的动物，它们知道哪种柿子最好吃，被它们啄食过的就是它们选定的食物。

吃饱了，又摘了几大塑料袋，我们才扶着肚皮意犹未尽地离开。

脚下是枯草和山石，身边是野菊和荆棘，眼前是黄叶尽染的层层山林，耳朵里是深秋带着凉意的风，而心里，满载着柔静和微微醉意，再也浮躁不起。

◎董朝霞(河南叶县)

◎马红娜(河南郟县)